



本土文本

立夏

(小说)

□钱墨痕



母亲的号码到了,向周傲叮嘱了一句慢点吃,然后转身离开了。看见母亲转过身,周傲就转头把嘴里喊着没喝下去的粥吐进了脚边的垃圾桶。他也不是不爱喝,他是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他自己的身体他懂。吐完周傲想了几秒钟,趁母亲还没回来,他再次把保温杯的盖子打开,倒掉了小一半的粥。他觉得母亲看到空空的杯子会开心一些,他以为母亲不会发现他的伎俩,其实母亲都知道。

母亲缴完费送周傲进去,检测就不能陪同了。她又回到了周傲刚才坐的地方,椅子还是热的,现在终于轮到她可以坐下来歇会儿,她把头一偏就能看到脚边的垃圾桶,白花花的米在最上面,表面覆盖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但也遮不住什么,母亲立即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她不怪周傲,谁都有不舒服的时候。忙了大半天,她自己都有些饿了,但想想还是把盖子又盖回去了,万一周傲出来觉得饿了呢。母亲把保温杯攥在手里,周围还有几个陪着做检测的家属,但大部分都坐立难安,不是想进检测区,就是焦虑地在外面踱着步。比较起来反而是自己最淡定,但也不奇怪,她们都要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更害怕失去。时间能沉淀下很多东西,这么多年下来,母亲已经习惯去相信,相信未来,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命运自会有安排,哪怕她这五十几年经

历了那么多事。但同时也是这些事,教给她接纳和承受。人定胜天是年轻人会想的东西,到母亲这个年龄,早已不适合了。五年前噩耗传过来的时候,母亲只是第一个瞬间感到难过和愤怒,继而也就认命了。抚恤金政府给了多少她就领了多少,她觉得这都是命。那天晚上轮到他值班,说明命里有这一劫,如果自己还不依不饶,那么那些救火牺牲的消防员家属呢,他们又只能得到多少的“公正”呢?母亲没空关心的还有很多,后来社区还办过一系列慰问活动,她都没参加。别人有时间,但她没有,日子还得过下去,她还得拉扯两个孩子,把抚恤金慢慢地用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她没时间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也没什么事嘛,想到这些母亲有些困了。平时在车间工作,再忙也能在中午偷偷摸摸地眯上二十分钟,今天不知不觉已经把午睡的点熬过去了。母亲想完就闭上了眼睛,睁开发现儿子已经在身边了。

周傲没叫她,只是等她自己醒过来。我睡了多久,母亲边问边看时间,也只是十五分钟而已。睡着的是母亲,周傲反而觉得是自己做了一场漫长而浩大的梦。他梦见他不过是洗了一条章鱼而已,可是章鱼成了精。他梦见他变成了章鱼被送到医院,所有的人都问他为什么要祸害别人,但他说不出来,他只是一条章鱼而已。他梦见一个不知是厨师还是

医生的人把长长的棉签塞到他的鼻子里,他很不舒服但是打不出喷嚏来。他梦见母亲陪他走出了医院,却记不起母亲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梦见他们一起吃了面,然后母亲把他送上了地铁。他梦见母亲说马上就立夏了,该吃个鸡蛋的,他最后还是没吃,想着真正立夏了再吃也来得及,夏天可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他梦得不是很舒服,几次强迫自己醒过来,但是都失败了。他被梦带领着回到了家,在梦里又睡了一觉。

第二天接到了电话,他在床上看到一片白色,一辆车把他接回了医院,他这才醒过来。

“这就是这几天的全部了,我全部说完了。”周傲换了个坐姿,往椅背上靠了靠。民警在本子上拉了一条时间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点都被画上了圈,护士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房间。

“那我再就关键地点和关键时间跟你核对一下?”民警把他觉得不确定的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民警倒尽职尽责,也不会令人那么不舒服。他想起了第一个进来的穿着像领导的人,周傲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等级,但一副害怕又顺指气使的样子,不停地让他重复着这两天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全天津一千多万的人安全就因为你,得不到保障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周傲听得清清楚楚而又莫名其妙,但他还是配合了。周

傲在被电话告知感染的第一秒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了。他爱看丧尸片,他知道有时候相对于病毒,更令人害怕的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尽管有些不合时宜,但他还是想到了小时候看的奥特曼。奥特曼刚出来保护地球的时候人们都会感激,但时间久了,人们习惯了奥特曼的保护,反而会怪奥特曼没有能救起每一个人。人们总是忘记,奥特曼也只是人而已。他想起了赛文奥特曼的结局,即使被误会为宇宙公敌,被关起来,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去保护人类。小时候周傲总不理解,觉得奥特曼太惨了。现在长大了他懂了一些,知道这才是现实,世界上有谁不惨呢?周傲不是自比奥特曼,他没有能力去保护整个城市的一千多万人口,但他也不想被认为是他导致了灾难的回归,仅此而已。他听见民警在跟他说话,“在里面就不能一直用手机了,你有什么亲人要通知下吗?”民警把手机给他递了过来。

周傲接过来,他一边穿着护士刚拿过来的病号服,一边数着他可以打过去诉说的朋友。人有很多,但是他又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手机屏幕上的日历显示今天是立夏,夏天要开始了,他顺手拨给了正在被隔离的母亲。铃声响了两下被接起来了,那一刻他有些后悔,他还没想好说什么,但是已经来不及挂掉了。“妈”,周傲叫了一声,“那粥,还挺好喝的。”(六)

充满了活力。

与君同游南黄海,落日山头依夕阳,驻足端坐观云空,一念当下出景象。一片晚霞中的云徐徐而过,其白的颜色中,出现了一高一矮的人形图案,的确就是指手画脚的两个人,高的窈窕且修长,矮的壮实而敦胖,人影在云彩上晃动,在对话,在倾诉,似乎出现了生命的思想,有了灵魂的存在。君说,这是我俩被投影到了天上。我也惊讶于我们的生命是被投影在云层而来。

日月星辰一直在跟着我,一朵云彩也总是在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它们如形随影,从紫金山一直跟到了南黄海。

泪流淌,不停地往嘴巴里塞饭,一勺又一勺,可无论我怎么塞,也填不满心里那空落落的地方。

不提及并不是忘记,是我太懦弱,有关父亲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都是疼和痛。

我的朋友们都很善良,我不想悲伤的情绪影响到他们,悲伤着我的悲伤,我也不想在别人面前流露脆弱的一面,有些泪水只能在心里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不宜号啕大哭。这种痛,只能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朋友倾诉,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有着相似的悲伤,相似的泪。

每次回家我都先进正屋,看看父亲的遗照,用面纸擦一擦上面的灰尘。父亲还是那样笑着看着我,好像再说:“姑娘回来了。”父亲分明是笑着看着我,可是我每次都忍不住流泪。

父亲,我想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告诉您:“女儿从没忘记过在另一个世界的你!临走前,您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我知道您有千万个不舍和嘱咐。您不放心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您担心您这棵参天大树倒下了,我和妹妹成了没有爸爸的孩子,在婆家会受委屈,因为在您的心里,无论我们多大,都是孩子。可是病痛已经把您折磨得连张开嘴唇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只能拼尽最后一口气,看了看我们。爸爸,您放心,我和妹妹经常回家看望妈妈,妈妈很好。我们也都很好,除了您不在,一切都好!”活着,虽不易,但,活着,真好。

南黄海观云

(散文)

□宋一枫

有了机会,可以穿梭于汇龙与十里海湾之间。从小生活在海边,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而最能让我驻足凝望的是南黄海上空飘浮的云。

云彩的聚会,是为了雨的到来。重重的,像一口大铁锅笼罩在海面之上;浓浓的,又如棉絮将大海覆盖着。黑色的、灰色的云相互纠缠,仿佛窑厂烟筒里汩汩冒出的浓烟。整片海域扭动着身躯,不停地翻滚。海与天之间,有着矛盾,这股紧张的场景,如电影中一场血腥的前奏,使人不敢大口呼吸,台风就要来临。

若夫清浪和熙,柔风习习,极目南黄海的尽处,云彩如此丰富,像一幅山水,像缓行的马群,像书法者的枯笔,像画师的大意,像七仙女下凡,或像飘渺的丝巾,像飞机过处留下的尾烟……甚至像一尊观音世音。

整幅立体而又多姿的白云,最有可能是在七八月烈日里才会出现,它像玉龙雪山飘浮在长江出口南黄海的天空,凌晨的光明,使得云彩发出冷艳的晶莹,在海边凝固,竟然忘了这是在炎热的盛夏。

一天之中的凌晨四五点及傍晚六七点,寅生时分或酉时时刻,太阳余光跃金、静影沉璧。崭新的一轮初日,映带着鲜艳的光彩,穿过云层的边缘或云间的空隙,给云端的图案镀上了金色画框,四射的光芒,充满着飞扬的神采。这些神态各异的云,如赶海的汉子如拾网脚的妮,它们仿佛是在赶集,那里有活蹦乱跳的新鲜,它们向着太阳聚集,它们在上学学的孩童,迎着太阳而去,身上披着霞光。

夜晚的云彩之美,月出南黄海之上,朗朗而星稀,皎洁而明亮。九月初三的月是照不进去的,非得月上朔望。云在空中飘来飘去,月在云中钻进钻出,投影在岸边长堤,是在寻找曾经的记忆?

云彩如果没有阳光的照耀,感觉没有了灵魂,如行尸走肉一般,没有弹性没有鲜泽。所以,即使在黄昏,太阳照在云端,白云变得红润,像牵牧暮归的顽童,像放学归家的女孩,一幅山水,像缓行的马群,像书法者的枯笔,像画师的大意,像七仙女下凡,或像飘渺的丝巾,像飞机过处留下的尾烟……甚至像一尊观音世音。

整幅立体而又多姿的白云,最有可能是在七八月烈日里才会出现,它像玉龙雪山飘浮在长江出口南黄海的天空,凌晨的光明,使得云彩发出冷艳的晶莹,在海边凝固,竟然忘了这是在炎热的盛夏。

有了机会,可以穿梭于汇龙与十里海湾之间。从小生活在海边,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而最能让我驻足凝望的是南黄海上空飘浮的云。

云彩的聚会,是为了雨的到来。重重的,像一口大铁锅笼罩在海面之上;浓浓的,又如棉絮将大海覆盖着。黑色的、灰色的云相互纠缠,仿佛窑厂烟筒里汩汩冒出的浓烟。整片海域扭动着身躯,不停地翻滚。海与天之间,有着矛盾,这股紧张的场景,如电影中一场血腥的前奏,使人不敢大口呼吸,台风就要来临。

若夫清浪和熙,柔风习习,极目南黄海的尽处,云彩如此丰富,像一幅山水,像缓行的马群,像书法者的枯笔,像画师的大意,像七仙女下凡,或像飘渺的丝巾,像飞机过处留下的尾烟……甚至像一尊观音世音。

整幅立体而又多姿的白云,最有可能是在七八月烈日里才会出现,它像玉龙雪山飘浮在长江出口南黄海的天空,凌晨的光明,使得云彩发出冷艳的晶莹,在海边凝固,竟然忘了这是在炎热的盛夏。

一天之中的凌晨四五点及傍晚六七点,寅生时分或酉时时刻,太阳余光跃金、静影沉璧。崭新的一轮初日,映带着鲜艳的光彩,穿过云层的边缘或云间的空隙,给云端的图案镀上了金色画框,四射的光芒,充满着飞扬的神采。这些神态各异的云,如赶海的汉子如拾网脚的妮,它们仿佛是在赶集,那里有活蹦乱跳的新鲜,它们向着太阳聚集,它们在上学学的孩童,迎着太阳而去,身上披着霞光。

夜晚的云彩之美,月出南黄海之上,朗朗而星稀,皎洁而明亮。九月初三的月是照不进去的,非得月上朔望。云在空中飘来飘去,月在云中钻进钻出,投影在岸边长堤,是在寻找曾经的记忆?

云彩如果没有阳光的照耀,感觉没有了灵魂,如行尸走肉一般,没有弹性没有鲜泽。所以,即使在黄昏,太阳照在云端,白云变得红润,像牵牧暮归的顽童,像放学归家的女孩,一幅山水,像缓行的马群,像书法者的枯笔,像画师的大意,像七仙女下凡,或像飘渺的丝巾,像飞机过处留下的尾烟……甚至像一尊观音世音。

整幅立体而又多姿的白云,最有可能是在七八月烈日里才会出现,它像玉龙雪山飘浮在长江出口南黄海的天空,凌晨的光明,使得云彩发出冷艳的晶莹,在海边凝固,竟然忘了这是在炎热的盛夏。

一天,两天,三天,父亲没有等有预期的期盼,反而感觉身体还不如之前了。父亲一次一次追问原因,我不知如何作答。幸好我有个聪慧的妹妹,总能在紧要关头不露痕迹地转移话题,同时有意无意地开导父亲,陪他聊天。

父亲手术后,我很少单独和父亲独处,我怕他问我一些问题,我情绪激动露出破绽。然而,我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得出,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好和父亲独处的准备。直到父亲出院后,母亲和父亲彻夜谈了一次。父亲获知自己患了不

江海新韵



十月,正在酝酿的下一波潮汐

(组诗)

□钱雪冰

(1)  
怀揣家书  
我走上舞台  
当旋律领着我  
接近秋天  
我必须是一株丹桂  
含羞蹲在十月的门槛上  
千般娇艳 万般温柔  
人见人爱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已准备就绪  
只等你一声令下 就抛却一切顾虑  
向你进发

(5)  
我在灯光下  
轻歌曼舞  
此时 怀揣的家书  
迫不及待 举手报告  
故乡的云朵  
正在开花

(6)  
一颗露水选择一朵花  
或者一棵草  
安放自己的祖国

(2)  
我所经过的十月  
收获遍地 银币般闪亮  
的阳光 仿佛心里的暖  
带领众生 远离噪声 远离是非  
普渡 滔浪滚滚的冲动  
已有些冷 鸟的羽翼和歌声  
已有些胆怯  
小狗在路边撒娇 开始朗诵  
一首又一首 童谣

(7)  
一颗露水的深情  
一颗露水的爱  
哪怕不说  
所有人都知道  
是一朵花的深情  
是一棵草的爱

那些树一般坚韧的乡亲  
扔掉烟卷 酒杯 扔掉担忧  
走上田埂  
又一场盛大演出  
即将启幕的喜悦 眉宇间  
飞扬

一颗露水不得已选择离开  
十月时  
她把地辽阔的疆域  
无偿移交给阳光  
接管

睡在梦中 醒在花丛  
我所经过的十月  
沉静 明媚 不事张扬  
那些消灭酷暑的脚步  
从不向清高的天空  
邀功 请赏

又是新的一天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  
干脆坐下或躺下  
青草和土地很愉快地接纳  
我的身体与激动

(3)  
在人人人疼的十月  
我暗暗鼓励自己  
一定要比一朵花跑得快些  
一定要比一棵草醒得早些  
一定要比一滴水爱得冷静些

在一瞬间 我甚至  
有些恍惚 成为花草中年  
龄最小的妹妹  
或者被土地当作小弟 也许  
命中注定

去郊外唱歌 去田野的尽头  
等候朝阳 喜悦在心头沸腾  
天空因温暖而变得格外  
亲切

我必须赞美  
泪水和汗水润湿的这一段  
时光

不打搅一棵树  
让他长得更正直  
不打搅一片云  
让他笑得更纯洁

此时 和风轻拂 天高云淡  
哪怕闭上眼睛  
也是和风轻拂 天高云淡

给阳光写信  
告诉他大海正在灌浆  
邀秋风欢聚  
分享我的耕耘 我的喜悦  
我的健康

从初一到十五  
月之上 蝴蝶飞舞  
月之下 鸟语花香  
至于那些回家途中的  
脚步 将与哪一团灯光  
相拥而欢 仔细听吧  
若隐若现的笑声  
正告诉你 结果

在人人人疼的十月  
我从山巅飞驰而下  
等等我 等等我啊  
所有的 所有的路标  
都指向新彼岸

含在嘴里 是糖  
刻在心上 是光  
闭上眼睛 就看见  
所有的路 正快速  
向明天奔跑

(4)  
亲爱的 告诉我  
选择一双什么款式的鞋  
出门  
才能不把十月 踩疼

(10)  
十月的水温不冷不烫  
给思想洗个澡  
灵魂在課堂上  
有了举手发言的欲望

告诉我啊 亲爱的  
向前向前 只有向前  
才能不被唱着小曲赶路  
的秋风 撞倒

问大海为什么如此辽阔  
问天空为什么如此高远  
问一盏灯如何读懂世事沧桑

最好是傍晚  
我隐蔽一柄油纸伞下  
轻手轻脚 行色匆匆  
这样就可以  
免于被酒酣耳熟的秋雨  
灌醉

一支笔认真做作业的笔  
交出答卷  
答案是正在酝酿的下一波  
潮汐

